

低年级小学生防拐骗意识的干预教育研究

——以十堰市城乡小学为例

柳佳怡 肖敏 张晶晶 马语慧 毕卓雅

湖北医药学院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摘要:目的 探讨十堰市城镇地区以及农村地区低年级小学生的防拐骗安全知识及安全意识水平,寻找适合农村地区低年级小学生的防拐骗教育教学模式。方法 以十堰市城镇地区的62名低年级小学生和十堰市农村地区的62名低年级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农村地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开展系统性防拐骗意识教育教学,对照组开展间歇性防拐骗教育,采用自编问卷对东风44小学学生以及干预前后的胡家营中心小学学生进行防拐骗意识调查和评分。结果 基线调查时,被调查者中城镇地区低年级小学生的防拐骗知识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地区低年级小学生的防拐骗知识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终末调查时,农村地区实验组防在防拐骗意识及防拐骗知识掌握上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农村地区低年级小学生较城镇地区低年级小学生防拐骗知识水平较低,系统性防拐骗干预对提高农村地区低年级小学生的防拐骗知识水平有一定促进作用,系统性教育的干预方法适合农村低年级小学生的防拐骗知识安全教育。

关键词: 防拐骗安全教育; 系统性教学; 干预性研究; 低年级小学生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4.05.154

前言

儿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与未来。近年来,拐骗事件频频发生,各种各样的拐骗手段令家长和儿童应接不暇。尽管国家加大了对拐骗犯罪的惩处力度,但拐骗事件还是层出不穷,给儿童、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很大危害。据统计,我国3~16岁的儿童约2亿,每年儿童失踪人数高达20万,而找回率只有0.1%^[1]。因此,我国高度重视拐卖儿童犯罪相关案件的侦破和法律法规完善,并开展了系列专项行动打击犯罪^[2]。

我国关于儿童拐卖问题的研究较多,且集中在拐卖儿童犯罪整体现状和特点、拐卖儿童犯罪主要原因、拐卖儿童法律制定等方面。我国高发的学生刑事被害现状显示,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都对防范犯罪存在盲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生存发展教育几为空白,因此开设防范犯罪侵害课程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的重大教学改革。本文旨在以十堰市城乡儿童为例,采用系统性教育的干预方式进行儿童防拐骗教育知识的教学效果评价,了解当今社会情况下,城乡儿童被拐骗的原因及比例分析,提出合理性建议,为提高城乡儿童防拐骗意识提供相关科学依据,以更好的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一、资料与方法

(一) 相关概念界定

“防拐骗”指对儿童的预防作用,是一种针对儿童的措施使有对儿童不利之心的人难以得逞。拐骗主要指使用欺骗、利诱或者其他手段,将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带走,从而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这项行为在我国

法律中称为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绑架罪比较,拐骗儿童罪目前在立法上存在犯罪目的不明确、保护对象狭窄、罪责刑不相适应等问题,需要加以完善和修正^[3]。拐骗多发生于低年级儿童,他们自主辨识记忆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容易成为犯罪人的首选目标。在我国,每年就有成千上万起的儿童拐卖犯罪正不断发生。针对儿童进行防拐骗教育,普及防拐骗知识能够帮助儿童了解常见拐骗手段,提高儿童防拐骗意识与自救技能的掌握能力,增强儿童辨别危险情况的判断力,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二) 一般资料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以2023年7月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东风44小学62名低年级小学生和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中心小学62名低年级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东风44小学男生30名,女生32名,胡家营中心小学男生32名,女生30名,本次干预研究中所有学生的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城镇地区学生仅参与前期预调研不进行干预教育,农村地区学生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三) 方法

1. 调查工具

(1) 一般情况调查表:采用自编流行病学问卷调查儿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人口特征和生活方式,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日常负责人、居住地(上学期间居住在城镇或农村)和父母学历等。(2) 防拐骗安全意识调查问卷:用于测量研究对象的防拐骗意识水平,包括20个条目。问卷条目1~10为表格题,分为会、不会、偶尔会3个选项;条目11~20为单选题,选择最佳答案

记5分，其次依次为3、2、1分，表格题目每题按照程度依次增加记分1、3、5分，分别汇总选择题与表格题的最终得分记为总分（20~100分）。

2. 调查方法

研究者和教学人员均接受统一培训，接受防拐骗安全知识教育专家老师的集中性、专业性指导。研究者向每名学生采用统一指导语言解释该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填写方式等，教育干预前在自愿的基础上采用无记名方式要求学生各个项目如实填写，所需时间约15分钟并现场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195，回收186份，回收率为95.38%。学生放学，教学员跟随学生进行上门随访，通过访谈回收监护人相关信息并了解低年级儿童接受家庭防拐骗教育程度，利用电话回访补充相关信息。

3. 干预方法

在教育干预前由研究者发放问卷，获得学生干预前相关防拐骗安全意识信息。农村学校采用系统性教育的干预方式，教育期间实验组以防拐骗理论安全知识教学及防拐骗情景模拟每日固定安排一课时展开教学，课后进行教学巩固，合计共完成12课时防拐骗教育教学内容；对照组随机安排防拐骗理论安全知识教育教学内容，合计4课时。

4. 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双录入。应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描述中，分类变量用例数（N）和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用 χ^2 检验；连续型变量用 $\bar{x} \pm SD$ 表示，采用t检验比较组间差异。统计学检验为双侧，检验水准 $\alpha = 0.05$ 。

二、结果

（一）城乡不同学校学生的基本特征

城市学校学生与农村学校学生相比，除在日常监护人、母亲工作两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P > 0.05$ ），在父母学历、父亲工作、是否使用电话手表等方面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P < 0.01$ ）。

表1 城乡不同学校学生的基本特征[N (%)]

	χ^2 值	P值
日常监护人	1.256	0.74
父亲学历	34.019	<0.01
母亲学历	27.025	<0.01
父亲工作	13.639	<0.01
母亲工作	3.598	0.463
电话手表使用情况	17.849	<0.01

（二）城乡学校学生防拐骗教育的基本调查情况分析

城镇学校学生在防拐骗意识及防拐骗知识掌握上得分均高于农村地区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 ）。

表2 城乡学校研究对象防拐骗教育的基本调查情况[$\bar{x} \pm SD$]

防拐骗知识得分	合计（124人）	东风44小学（62人）	胡家营镇中心小学（62人）	t值	P值
防拐骗意识调查	41.17±3.93	43.52±2.70	38.82±3.56	8.262	<0.01
防拐骗知识掌握情况	46.84±2.7	47.47±2.48	46.21±2.79	2.654	<0.01
总分	88.01±5.38	90.98±3.94	85.03±4.99	7.378	<0.01

（三）研究对象防拐骗教育的干预效果评价

干预前，两组学生在防拐骗知识掌握及总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干预后，两组学生在防拐骗意识，防拐骗知识掌握，总得分上，实验组得分高于对照组得分，差异均由统计学意义（ $P < 0.01$ ）。干预前后得分差值实验组较对照组增长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 ）。

三、讨论

本研究以十堰市城镇地区和十堰市农村地区低年级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性教育的干预方式对十堰市农村地区低年级儿童进行防拐骗教育教学，了解当今社会情况下城乡儿童被拐骗的原因及比例分析，提出合理性建议，为提高城乡儿童防拐骗意识提供相关科学依据，能够更好的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通过对城乡儿童防拐骗知识得分进行分析对比，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小学生较城镇地区小学生防拐骗知识水平较低，对农村干预前后防拐骗知识得分分析，结果表明经过系统

性的防拐骗干预专题教育，农村儿童防拐骗意识有了明显的提升，实验组在防拐骗安全意识及安全知识掌握上明显高于对照组，防拐骗教育可以使城乡儿童认识到防拐骗安全的重要性，加强城乡儿童拐骗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就防拐骗相关知识而言，父母和学校是青少年儿童获得防拐骗知识的重要途径。有调查发现，农村地区大部分家长安全教育意识薄弱，缺乏科学有效的家庭防拐骗安全教育知识，只能通过网络的手段获取部分防拐骗知识，但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儿童提供全面的、系统的防拐骗安全知识及技能，只能通过口头对儿童进行安全教育^[4]。提示农村儿童对防拐骗知识的认知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儿童^[5]。本研究以十堰市城镇地区和十堰市农村地区低年级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城镇地区不做处理，农村地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开展系统性防拐骗意识教育教学，采用自编问卷对两所学校的学生分别进行调查和评分。结果与上述文献结果相似，发

表3 研究对象防拐骗知识教育干预效果的基本情况 [$\bar{x} \pm SD$]

防拐骗知识得分	合计 (62人)	实验组 (31人)	对照组 (31人)	t值	P值
干预前					
防拐骗意识调查	38.82±3.56	37.52±3.64	40.13±3.01	-3.08	<0.01
防拐骗知识掌握情况	46.48±2.84	46.90±2.62	46.06±3.03	1.164	0.249
总分	85.31±4.64	84.42±4.32	86.19±4.85	-1.52	0.134
干预后					
防拐骗意识调查	42.61±3.61	43.94±3.60	41.29±3.16	3.075	<0.01
防拐骗知识掌握情况	46.29±2.71	47.42±2.14	45.16±2.77	3.591	<0.01
总分	88.90±4.47	91.35±3.44	86.45±4.06	5.132	<0.01
干预前后得分差值					
防拐骗意识调查	-3.79±4.03	-6.42±2.90	-1.16±3.22	-6.765	<0.01
防拐骗知识掌握情况	0.19±3.65	-0.52±3.22	0.90±3.96	-1.547	0.127
总分	-0.36±6.32	-6.94±5.09	-0.26±5.67	-4.876	<0.01

现干预前农村大部分儿童当自己身处骗局中时,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的情况,防拐骗知识水平偏低,得分未能达到及格。因此学校的防拐骗意识教育则显得更为重要,有必要将防拐骗意识教育纳入农村地区的小学学校教育中,加强农村地区学校内的防拐骗意识教育,从而增强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系统教育是指从始至终对学生持续、全面、系统、有针对性的教育,在学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和关键节点进行教育教学,做到“全过程育人”。本研究借鉴“系统性教育”模式,实验组每天进行防拐骗相关知识科普和情景剧重现等教育,对照组每天实施常规教育教学,并穿插部分防拐骗知识的教育内容。对比干预前两次问卷的结果,在防拐骗意识调查上,干预实验组防拐骗识得分明显增加,而对照组得分提高不显著,证明持续性、贯穿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的教育模式是有效的。另外,虽然对照组知识水平整体提升不如实验组,考虑是进行的穿插防拐骗知识的教育模式,但是干预后的得分仍有提高,证明学校教育是可以提升农村儿童的性健康知识水平的。

干预研究结束后,对进行了半干预的对照组进行了与实验组同等程度的系统性防拐骗教学,儿童防拐骗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参与的重要社会问题。保护儿童的安全和健康是我们社会的共同责任。在防范拐骗问题上,家庭、学校、社区和政府应该共同努力。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任教育者,父母应该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培养孩子的自护意识和判断能力。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相关教育,提供防拐骗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社区组织可以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居民和社区成员的防范意识和能力。政府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增加对儿童安全问题的关注和投入。通过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和参与,我们可以共同保护孩子的安全,预防和减少儿童拐卖和欺诈的发生。这不仅涉及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也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综合上述,通过对城乡低年级小学生防拐骗意识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低年级小学生防拐骗知识水平低于城镇低年级小学生,系统性教育的方法适合农村低年级小学生防拐骗知识的学校安全教育。但由于研究样本量较小,容易出现假阳性结果,为了进步验证系统性教育的干预措施是有效的,仍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探索干预时长以及干预强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瞿逸程. 高隐蔽性防拐骗纽扣磁力扣挂式定位仪[J]. 发明与创新·小学生, 2019, (1): 22-3.
- [2] 王文婷, 邹克. 拐骗儿童罪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完善[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24, (1): 32-41.
- [3] 冯嘉瑜. 拐骗儿童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探究——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406份判决书的统计分析[D]; 兰州大学, 2021.
- [4] 赵慧梅. 小组工作介入流动儿童防拐骗安全教育研究[D]; 贵州大学, 2022.
- [5] 陈茂婕, 张莹. 对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调查与思考[J]. 家教世界·现代幼教, 2022, (10): 45-6.

基金项目: 湖北医药学院2022年度教学研究项目“医学院校社区健康扶贫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模式研究”(2022016)。湖北医药学院202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级立项(S202310929011)

作者简介: 柳佳怡(2003-),女,汉族,甘肃平凉,本科在读,预防医学专业。